

漢家煙塵（全）

漢家煙塵

第一章

耿小的著

山東濰縣自定爲商埠之後，很是熱鬧。那縣城東邊，還有個土城，叫作東園子，在這兩個城的中間，是那條濰河從這裏流過，河很寬，在水漲的時候，儘可以漫過兩個城牆根，在平常的時候，那東岸便露出一遍沙灘來，每逢集市，作買賣的，人山人海，非常熱鬧，尙有一般小販，建築木板房屋，留在那裏睡，而江湖賣藝的，說評書的，唱大鼓的，變戲法的也一簇一簇的團起來，就好像一個露天市場，在這個露天市場的南邊，一片沙灘，倒很平坦，天天總有幾個馬弁護着一個少年在那裏練習馳馬。

那個少年，方二十歲，叫郁嘯波，他方由大學畢業。他的哥哥是軍部參謀長，他是想找他哥哥在軍隊裏謀謀事作，因爲從小學而中學而大學，學校的生活過得膩了。他哥哥惟恐他吃苦不了。只是叫他跟着自己閒住，於是他便整天的練習跑馬。他雖然沒有騎過馬。但是他在學校的時候。很好運動，身體也很健壯，練習跑馬，倒是不大吃力。這天正是初冬天氣，風和氣清，郁嘯波正在沙灘上跑馬，非常得意，不料那馬直衝過來，怎樣也勒不住了，這時

首當其衝的便是一個唱大鼓的場子，那正在聽短兒大鼓的，猛然聽後邊馬蹄聲響。又夾着遍喊聲道：「馬！馬！」這些聽衆急往旁邊一閃，閃出一條道來，那馬便直衝進去，見了人很多，也就站住了，把那嘯波駭得混身是汗，急忙下來，看看有沒有傷人，幸虧還好，全沒碰着。但那兩個唱大鼓的女子：躲在桌子後面，嚇得柳眉全皺起來，那嘯波一看，這兩個女子姿色很好，看了她們這驚駭樣子，不免起了憐愛的心，於是把馬交給馬弁，走過來問道：「碰着沒有！」其實他知道沒有碰着，不過這樣問一問就是了，要不然從那兒說起呢？這時由後邊走過一個彈弦子的。擠過來道：「沒有碰着，老爺！」嘯波一看那人有四十來歲，便問道：「你叫什麼？」那彈弦子的道：「俺叫王成喜，是，老爺！」嘯波道：「那兩個女子是你什麼人？」王成喜道：「是俺的女兒。」嘯波點了點頭，便問那年輕一點的道：「你叫什麼？」她看見嘯波，並沒有那一般丘八神氣，遂道：「我叫小玲。」嘯波一看她也伶俐活潑，遂道：「莫怕，你們照舊唱我還要聽一聽。」這時又由後邊擠進一個婦人來，纏着足，扭扭蹣蹣的走上前道：「大老爺喜歡聽，你們就唱起來。」說着那彈弦子的又定了定弦，便叫小玲唱，小玲拿着鼓槌兒還沒撒手，跟着又敲起來。四圍觀衆見鼓一響，又全回來圍上，嘯波坐在板凳上，笑容可掬，看着小玲，張起嬌喉，唱個探密，不禁大喜。心想，以前以爲這些窮賣藝的沒什麼好玩意，誰想有這般好藝術呢。聽了之後，還要想聽，便又由那大的來唱

原 书 缺 页

原
书
缺
页

馬去吧？」嘯波道：「今天有點累，歇一歇吧？」郭得勝道：「那麼我們把馬拉回去，等到太陽落時我們再來接四爺。」嘯波道：「我坐一刻就回去的。」郭得勝道：「就回去？除非這時颳起大風來。我看四爺在這裏多玩一回吧？」嘯波道：「叫他們回去，你跟着我好了。」郭得勝道了一聲：「是！」便擠着出去了。

晚間嘯波剛吃過了飯，郭得勝忽然走進屋來低聲進：「四爺走哇！」嘯波莫明其妙道：「走那兒去呀？」郭得勝道：「上她家裏去。」嘯波道：「誰呀？」郭得勝大聲道：「二鳳！」嘯波道：「應當大聲說時你却低聲說，應當低聲說時你却大聲說。」郭得勝笑道：「四爺盡和我打差麼！」嘯波道：「她家在那兒呀？」郭得勝道：「東園子太平巷路北的門，好認極啦！」嘯波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郭得勝道：「我剛才給四爺打聽來的，」嘯波道：「你給那個四爺打聽？誰叫你打聽的？」郭得勝道：「那麼就不去啦。」說着往外便走，嘯波道：「郭得勝！」郭得勝轉身立正道：「有。」嘯波笑了笑：「上她家幹什麼去呀？」郭得勝道：「幹什麼去？可有幹的哪。生坐喝喝茶，叫他們唱個曲兒聽聽，願意什麼時候回來就什麼時候回來。」嘯波想了一想，郭得勝又接着說：「四爺，乘這時不玩還等什麼時候玩？等參謀長由濟南回來，我便陪不得四爺了。」說着，把嘯波的衣服拿過來，嘯波不自主的穿上，便隨着郭得勝走出門。

直到東園子太平巷。

那時天已經黑了，巷裏很靜，郭得勝走到一家門口扣了兩三聲，就見裏面一個人問道：「那位呀？」郭得勝低聲道：「郁四爺來了！」那人一聽，連忙出來迎接，作揖不迭道：「老爺今天特別賞光，真是好幸運。請裏邊走！」嘯波一看那人是王成喜也沒有說什麼，便走進去，王成喜開了街門在院子喊道：「把燈點上，郁老爺來了。」嘯波走進屋裏，燈已經點亮，一看屋裏的擺飾，倒還整雅。嘯波在一邊坐下，小玲跳了過來道：「老爺由那兒來」嘯波笑道：「我由公館來。」這時看二鳳，見二鳳站在一隅，很顯然出些歡喜顏色。嘯波因心裏惦記她，可是來到了又不好意思多看兩眼，究竟嘯波方由學校出來，社會上的習慣還沒染上，處在這種環境裏，多少有點忸怩，郭得勝扯着老粗的嗓子喊道：「二鳳，過來跟四爺談話！」他說完了，不但二鳳非常腴腆，就是嘯波也不好意思了，却是王成喜的老婆說道：「二鳳，怎麼也不招待四爺一回？」你給四爺點上烟吸，我到廚房作開水好沏茶。」說着老婆子拿着茶壺出去了。郭得勝却把王成喜約出來道：「王老板，咱們到外屋坐。王老板遂同郭得勝到了外屋，屋裏只賸下嘯波同二鳳和小玲了。小玲是天真爛漫，只有嘯波和二鳳心裏，才有說不出那麼個心情來。二鳳拿了一枝烟遞將嘯波道：「老爺吸烟吧！」嘯波接過來道：「以後最好不要稱呼我老爺。」二鳳用火給烟點着，嘯波本來不吃烟，因為烟出美人之手，所以不吸也得在嘴唇上吻吻。他一時找不出話來說，只有把烟來狂吸，這一吸不要緊，

噙了嗓子，大發咳嗽，王成喜聽見，急忙喊老婆子道：「倒是快點來呀，給四爺倒碗茶喝喝。」老婆子在廚房囑道：「就來就來！四爺咳嗽叫二鳳給捶背。」嘯波一邊咳嗽，一邊道：「不用啦，一會兒就好。」

不一刻，老婆子把沏茶來，給嘯波斟上一碗，走了出來對王成喜道：「不說你買點好烟給四爺抽，拿那壞烟噙了四爺的嗓子。」王成喜道：「好好，我就買去。」郭得勝道：「老板，四爺不能叫你白買。」王成喜道：「喝，郭副官這一說，真把我們損苦了，我們買烟還能要四爺的錢不成？」嘯波在屋裏道：「王老板」王成喜馬上走進屋裏來道：「是，四爺什麼事？」嘯波道：「不用買了，我不吸的。」王成喜道：「喝，就是四爺不吸也得買，盡叫四爺花錢，還有點人心麼？」說着便出門去了。王老婆道：「我大膽買一包，四爺今年貴庚啦？」郭得勝走進來道：「四爺今年剛剛二十，還沒辦喜事呢，」嘯波看了他一眼，那意思是嫌她多嘴，而郭得勝還說：「我告訴你們，四爺是大戶人家，很有錢，前清的時候要領多少官俸，四爺由小時就嬌生慣養，沒受過委屈……」嘯波一聽，越發起不像話，遂道：「不要說了，有什麼用？胡說八道。」王老婆子道：「呸，不用郭副官說，俺們就看得出來。四爺多麼和氣呀！茶涼了，四爺喝吧。二鳳，給四爺點烟，呸！等一等吧，買去啦！小玲別老靠四爺，叫四爺歇歇！」王老婆子夾七夾八的忙够不了。這時王成喜買烟回來，說道：「

四爺吸好烟吧！」嘯波道：「放那裏吧，我不會吸的。」

嘯波坐在那裏，覺得有些拘束，又沒什麼可談，他們說的自己不願聽，自己要說的他們又不懂，二鳳雖常常在遞秋波，但是不能暢開兒說話。遂對郭得勝道：「我們走吧！」他們一聽，全都攔阻說：四爺多坐一刻吧，我們真是不會招待，叫四爺這裏受委曲。」嘯波道：「太晚了進城很麻煩，你們也該歇着，明天有工夫我再來。」說着掏了幾張票子放在桌上道：「王老板，還你烟錢。」王成喜一看，那裏肯收，連忙說道：「喝，一盒烟那要得了好幾塊錢，四爺真是，我們孝敬四爺一盒烟都不成。」郭得勝道：「四爺賞給你，你就收了吧！」王老婆子在後邊一揪王成喜的衣服，王成喜遂道：「又叫四爺破費了，謝謝四爺。」王老婆子也道：「謝謝四爺，二鳳，小玲都來謝謝。」她們兩人一聽，便全走過來道謝了。二鳳見嘯波走後，立刻感到寂寞，雖然他在這裏的時候，並沒有直接談幾句話，可是見了他就如受了一團春風的包圍一樣，說不出那樣快感，一不見了他，便覺得世界什麼也沒有了，連生趣都毫無了。二鳳不懂什麼叫戀愛，這是她情之所至，春情的發動。她自嘯波走後，便懶洋洋的到床上睡，恨不得馬上天亮，過了晌午，又在沙灘和他相見。她想到自己的身世，又想到嘯波的年歲，還沒有辦事，想到這裏，不由一陣發燒，可是繼而又一想，嘯波是老爺，自己是唱大鼓的，人家如何能够要我這樣，想罷又不禁悽然，不知將來是怎樣了局，歎息一番

，便沉沉睡去。忽然自己不知怎麼到了沙灘，見有一匹馬向自己衝來，非常駭怕，但是那馬來在跟前便停住了，騎馬的不是別人，正是郁嘯波。嘯波下了馬，便把她抱住，再三溫存，他又驚又羞，這時却醒了，睜眼一看，原來是夢。

第二天吃過午飯，便走到沙灘去唱曲，容易盼到嘯波來了，她心裏十分歡喜，高興的不得了，唱得也十分高興，可是看了嘯波，想起昨夜的夢，又有點不好意思。嘯波聽了幾個曲兒走了，嘯波一走，二鳳馬上便沒精神了，什麼曲也不高興唱了，坐在那裏，神色無主的樣子，王成喜夫婦一看這個樣子，心裏早就明白，互相遞了個眼色，收拾傢俱回家。回到家裏，王成喜暗中對王老婆子道：「你看見嗎？二鳳的樣子。」

王老婆子道：「看見了，有什麼法兒呢？」王成喜道：「郁四爺未必肯要咱們了頭。」王老婆子道：「聽說四爺還沒辦事，咱們了頭不配作人家正房？」王成喜道：「像這樣曲也唱不下去，整天茶思飯想，將來生活怎麼過呀？究竟她也不小啦，總得想個方法才好。」王老婆子道：「我有個主意。」王成喜道：「什麼主意呢？」王老婆子道：「咱們今天晚上預備一桌酒席，把郁四爺請來，叫二鳳陪着他，看他有什麼顏色，咱們再打主意，我看四爺年青的人，又是剛出門的，遇上咱們那了頭，沒有不動心的，要是他有意，那就好辦多了，咱們兩口子也不用愁沒錢花了。」王成喜道：「對，就是這樣辦，我去辦酒席，順便到郁四爺

公館去請，你在家裏預備預備，叫二鳳穿上新衣裳。」王老婆子道：「你去罷，家裏不用你管。」王成喜樂嘻嘻的走了。

不一刻酒席已經預備，郁嘯波也請到了。也不等說說話，便往席間讓，嘯波讓了一會，就坐在當中，二鳳坐在左邊，王婆子坐在右邊，王成喜對面坐了，小玲沒地方坐，嘯波道：「小玲跟我坐來。」王婆子道：「喲！那怎麼使得，看髒了四爺的衣服。」嘯波道：「不要緊，我喜歡小玲。來，搬個凳子坐了！」王婆子道：「小玲，四爺多喜歡你，快搬個凳子坐下，可別髒了四爺的衣服！」小玲答應聲「是」，搬個橙子挨着嘯波坐下。王成喜道：「四爺今天得喝幾杯。」王老婆子道：「二鳳給四爺斟酒，這麼大孩子，老得用人說話。」嘯波道：「我對於吸烟喝酒，全都外行，在學校時就沒有這種習慣。」王成喜道：「今天無論如何，四爺也得給我點面子，二鳳把酒斟滿了。來，我敬四爺一杯！」說着一飲而盡，把杯子一亮，嘯波原來真不會喝酒，見狀不免大窘。

遂連忙說道：「王老板，謝謝你了！」王成喜道：「一杯酒不算什麼，四爺喝了，我准保不能醉。喝了吧！」旁邊王老婆子也再三催請喝了，嘯波沒得辦法，只好喝了。燒酒入肚，真有點辣嗓子，連連搖頭道：「哎呀，好冲！」王成喜道：「一會兒就好，這酒真香！」嘯波說道：「王老板，我謝謝你！我真不會喝酒。」王成喜道：「四爺連這點面都子不給。」

「王老婆子道：『四爺喝了吧，這一杯酒算什麼？』夫婦倆這麼一勸促，嘯波實在無奈，只得喝了。覺得嚙喉一陣辣，喝到肚裏一陣發燒，遂搖頭道：『好厲害！』王成喜笑道：『這酒到是好酒，四爺吃菜吧，沒有做什麼菜，也不知道四爺喜歡吃什麼。』嘯波道：『做得很好，我什麼全吃的。』王老婆子道：『四爺吃這個燒魚，這是大丫頭二鳳作的。』嘯波一聽，看了二鳳一眼，見二鳳却得意似的低下頭去，嘯波不禁一笑，拿起筷子夾了一塊吃，連聲贊道：『真好，作得真好！』王老婆子向王成喜丟個眼色，兩人一笑，王老婆子道：『四爺，我敬四爺一杯。』嘯波一看，連連搖手道：『不成，不成！我實在喝不下去了，到現在還辣得要命。』王老婆子道：『四爺就再多喝一杯也就成了。』嘯波被說得無法，只得又喝了一杯，這一杯比頭一杯還辣，連說：『再也不喝了。』王成喜道：『聽說北京的老爺們全能喝酒。』嘯波道：『全能喝酒，是我不能喝。』說着，覺得頭有點發沉，勉強支持着，吃了幾口菜，王成喜道：『四爺倒真是不會喝，你看臉有點紅。』嘯波道：『可不是，我說不會喝，你們全不信！』王成喜說道：『好吧，別叫四爺多喝了，二鳳，你再敬一杯便完了。決不叫四爺多喝一杯。』嘯波連擺手說：『可不成了，我那裏喝過這許多酒？』王成喜道：『四爺今天痛快，應當多喝一點。』

這時二鳳斟了一杯，又給嘯波斟滿了，端起來，羞嗒嗒的說道：『四爺，我不會勸酒，

我先喝。」嘯波道：「別喝！別喝！」王老婆子道：「二鳳等一等跟四爺一塊兒喝。」嘯波道：「我實在不能喝了。」二鳳道：「喲，不會勸，到底勸不動。」嘯波道：「那裏話？那麼我就喝這一杯，可是以後決不再喝了。」王成喜道：「不再喝！不再喝！這一杯喝完了就一塊吃飯連中三元麼！」嘯波看了二鳳，端起酒杯，一飲而乾，大家全笑道：「好，四爺真爽快！」王成喜道：「你去拿飯去。」王老婆子道：「就熱。」嘯波喝完這一杯，覺得頭暈得很，胸口惡心，不想吃什麼東西了。遂着便要站起來，王成喜連忙過去扶着道：「四爺今天回不去了。城門已經關了，就在這裏休息吧！明天一清早我送四爺回公館去。」嘯波一聽，不免猶疑，不回去，可以睡在這裏，說不定和二鳳可以得着暢談機會；可是在這裏萬一醉得不省人事，自然沒有家裏服侍得慰貼。這樣想着，不由得站了起來，這一站幾乎摔倒，幸虧王成喜給扶住，連道：「叫四爺先歇一歇去，歇一刻就好了。小玲打一把熱手巾來！」王老婆子道：「我去吧。」說着打了個熱手巾來，代嘯波擦了擦臉，覺得清醒一些。由王成喜一直扶到二鳳房裏，叫他躺在床上。嘯波只覺得昏昏沉沉，便睡去。

一覺醒來，自己都覺得睡有好半天了，睜眼一看，一盞燈照得屋裏，不像自己的屋。同時好像有兩個人急忙躲出屋去。心中好生奇怪，因為口乾，却叫道：「熱水！」他剛喊完，却見走過一個人，端了一盃茶來，嘯波仔細看看，正是二鳳，方自以為作夢。

那二鳳便道：「四爺醒了，喝杯茶吧！」嘯波坐起來怔了怔，才清楚方才喝醉了，倒在二鳳屋裏，於是接過茶碗，含了一口，漱了漱，問道：「王老板呢？」二鳳道：「睡覺去了。」嘯波道：「你爲何不睡？」二鳳道：「我不睡。」嘯波想了想說道：「我回去了。」二鳳道：「四爺，現在已經夜深了，一個人喝醉了酒，沒有人扶持，怎能回去呢？」嘯波道：「我在這裏，擾你不得睡覺。」二鳳道：「喲，四爺這麼客氣，我一些也不睡。」嘯波道：「那麼我也不睡了，咱們說會兒話倒不錯。」二鳳道：「我可什麼都不懂，四爺別跟我撰文。」嘯波道：「我也不會撰文的。」說時喝了口茶，二鳳又給斟滿，遂又打了一個熱手巾，給嘯波擦了擦臉，嘯波頓覺清醒了許多。留神看二鳳時，見她那蘋果似的臉，在燈下特別增加美麗，遂說道：「你也坐下！」二鳳道：「我爸爸那裏有烟盤，我端來給四爺燒兩口。」嘯波原想不叫她端，但是馬上一想，這一夜的工夫，光說閒話兒，那裏有許多呢？又何況一對青年未婚男女？拿烟來消磨時光也倒不錯，遂由二鳳拿去了。一會兒端來，放在炕上，嘯波便橫着躺下，二鳳也在對面躺下，把燈點着，嘯波道：「你還會燒烟？」二鳳道：「我爹媽離不開這東西，所以我也學會了。」嘯波一邊看她燒着烟，一邊看她的顏色。離得近了，看得更清楚。他說：「你今夜不睡，明天還能唱嗎？」二鳳道：「明天歇一天。」嘯波道：「爲我就誤你們一天買賣。」二鳳道：「這沒有什麼的。我不唱，還有小玲和幾個夥計呢。」

「嘯波道：『你不去，明天我也不去了。』」二鳳道：「那爲什麼？」嘯波道：「我平常就爲你去的。」她笑了，羞答答的道：「四爺你說奇怪不奇怪？」嘯波道：「什麼奇怪？」她低聲道：「我看四爺沒去，我便唱得不高興，這不奇怪嗎？」嘯波笑起來道：「爲你高興起見，我每天都要去。」她道：「吸吧，四爺！燒得了。」說着把烟槍遞過去。嘯波接過笑道：「我也不會抽，乾脆放在這裏，咱們說話吧！我說，你以後不准叫我四爺，怎麼樣？」二鳳道：「喲，那怎麼使得？不叫四爺叫什麼呢？」嘯波想了想道：「隨便吧！我問你：『你唱曲要唱到何時才是結局？』」二鳳道：「說是哪，我爹媽也時常說，這樣唱不是法子，他老人家沒有兒子，倚着女兒吃飯，這樣唱下去，終久是有不能維持的日子。」嘯波道：「那你現在有什麼辦法嗎？」二鳳道：「沒有辦法。」嘯波道：「你都到過什麼地方？」二鳳道：「只到過濟南和青島。聽說北京很好哇！」嘯波道：「也沒什麼好。」二鳳道：「嗯！聽說北京人都好看，女人更好看呢？」嘯波道：「好看的固然有，可是像你這樣好看的也不多。」二鳳笑道：「四爺盡冤人！」二鳳這時心裏非常快活，又想起昨天的夢，不禁春情燃燒起來，笑着望嘯波，嘯波雖然是北京人，可是跟女人在一起總也不免心動。於是他說：「我不冤你的，真是你很好看！」二鳳道：「還好看呢？我想四爺的太太才好看。」嘯波笑道：「對啦，你看，四爺的太太才好看。哈哈！」二鳳臉一紅道：「四爺慣說笑話，我說的是四爺的

太太。」嘯波道：「我根本還沒娶太太，你不知道嗎？」二鳳道：「聽說北京人辦喜事沒有鄉下人早，像四爺這樣年紀，在鄉下就該娶了。」嘯波知一步一步已經追上來，遂問道：「你呢？」她搖了搖頭，又用手指嘯波道：「跟你一樣。」說完覺得很羞，笑着一撫臉，嘯波乘這時把她的手握住道：「我現在想結婚，你呢，也跟我一樣嗎？」二鳳沒有說話，可是把臉扭向枕頭，然後說：「一樣。」嘯波一聽，喜得躍過烟盤子，靠在她的身旁，把她的臉扭過來。問道：「真的嗎？真一樣？」二鳳笑道：「我不冤你。」說時聲音很低，一字一字的吐着，好像心房在顫動。嘯波道：「你——」她惺忪着兩眼看他道：「什麼？說呀！」嘯波道：「你——」她道：「你說什麼我都不怪你！」他道：「我愛你！」這三個字分外透着羞澀，致使她竟爲軟化而靠緊了他的身體了，嘯波遲了一會道：「我由學校出來，社會上的常識，還不明白許多，現在我老實問你，希望你切實告訴我，你的父母，究竟對於你的前途，怎麼樣態度呢？我們的結局，據你的推測，將到什麼樣程度呢？」二鳳聽了道：「我爹媽很喜歡你，不過老怕我們的身分不合，只怕你不肯，像我們一個賣藝的……」嘯波忙撫住她的嘴道：「不准你說這個！」二鳳把他的手拉開道：「我不說就是了。——我爹媽就盼望你能養活他們，他們便够了。並且……」嘯波道：「一切都沒問題，我的太太！」她一聽羞得把臉鑽到嘯波的懷裏去。